

方言撷趣

# 火坑与热炕

王东超

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闹出了一个笑话,里面有一句“我天天在家里睡火坑”。老师批注:“没想到你生活得这样水深火热。”

“坑”和“炕”都是形声字,“坑”的形旁是“土”,本义指洼下去的地方,比如“泥坑”“水坑”。后来“坑”引申为活埋,比如焚书坑儒。又指坑害,比如:她被人坑喽。在胶东话里,“火坑”用来比喻极端悲惨的生活环境,比如:她嫁那家人家算是掉火坑里喽。“一个萝卜一个坑儿”,多比喻一个人顶一个岗位,没有闲人虚位。“灶坑”就是指锅灶,最早的灶挖个坑支个锅就成了。现在的锅台虽然改良了,但灶膛的中心仍然有个坑,上面盖上铁箅儿,燃烧时可以通风,灰烬也可以落下。“灶坑圪棱”指的是东西灶台之间的地面,比如:做完饭把灶坑圪棱打扫干净喽。

“炕”的形旁是“火”,本义是烘烤,《说文》记载:“炕,乾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谓以火乾之也。”这个“乾”现在写作“干”,就是干燥的意思。元代戴侗《六书故》释“炕”曰:“犹煨也。”“煨”是微火炖肉,慢慢收汁,所以“炕”也是微火慢慢烘干的意思。比如大年三十下晌要把鞭炮放到席底下炕一炕,这样放起来响而脆。

南人习床,北人尚炕。“炕”做名词时多指北方寒冷地区用土坯或砖砌成的睡觉用的长方台,下有孔道,跟烟囱相通,可以生火取暖。元尹廷高《燕山寒》:“地穴玲珑石炭红,土床芦簟觉春融。”“石炭”即煤,“土床”即地炕,那时就用煤烧炕取暖了。南宋范成大《丙午新正书怀》:“稳作被炉如卧炕,厚裁绵旆胜披毡。”“火炕”的作用是为人们驱走寒意、带来温暖。胶东人家的灶多设于正间,以保持里间卧室清洁,东西各砌一个锅灶,灶火做饭兼烧炕取暖。灶接连东西屋的火炕,在东西屋的南窗下各砌一个火炕,一般称作“东儿炕”“西儿炕”。

做饭时,灶内的烟火经过东西间的火炕,烟火的余热烤暖了炕,再从屋顶的烟囱冒出。柴草燃烧产生的热量通过炕面均匀散发,炕就像一个大散热器一样。一顿饭做完,不仅被窝是热乎乎的,而且屋子里也是暖乎乎的,所以黄县有句俗语“是亲三分向,是火烧热炕”。炕多设于南窗下,以便在火炕上有充足的光线做活计。采暖、采光都顾及到了,同时兼

顾室内卫生,布局合理,空间利用充分。

炕是用专用的大塹垒成,叫作“盘炕”。炕洞里要留好烟道,这是炕好烧省柴的关键,所以在过去,盘炕是一门很重要的手艺。“炕面儿”是用大塹横铺,再抹上一层草泥,炕泥要厚一点,这样保温时间长。“炕席”指铺炕的席,有苇席,也有用胡秸篾儿编的,席下面一般会铺一层麦秸,这样不硌得慌。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,还会在炕席上面再铺一层“炕毡”,这样显得更齐整利索。褥子上面铺的床单叫“炕单儿”,炕的外沿部分有木头做的“炕帮”,既是装饰,又可以防止褥子滑脱。炕周围的墙要用水泥抹一圈,然后贴上花纸,这叫“炕墙儿”。“炕头”指炕靠近锅灶的一头,“炕腩”指炕靠近烟囱的一头。炕头比较暖和,过去一般是岁数大的人或是走亲戚的客人才能睡炕头,所以俗语说“三亩地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”,这就是小康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当然还有一句俗语叫“炕头上嘞汉子”,形容男人没有出息,没见过世面,或是比喻只会在家中蛮横、出外常受人欺侮的男人。总之男人要居安思危,志向远大,老是贪恋热炕头是不行的。“炕头上嘞能耐”意思有点接近,但是可以男女通用,指的是在家那点能耐,出了门就“草鸡”了。小时候骂仗,“尿炕精”绝对是个重量级的杀招,在一个仍然尿炕的人面前,你立马觉得自己高大上起来。炕头的壁儿比较厚,在靠近梁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平台,叫“炕台儿”,可以放一些匣子之类比较小巧秘密的东西。炕腩上一般放一个不太高的长条形柜子,上面可以放叠好的被子,下面的抽屉里可以放袜子和针头线脑什么的,黄县话叫“被搁儿”,东北人称之为“炕琴”。后来柜子加高,叠好的被子可以放到柜子里,比较干净,这叫“炕头柜”。

扫炕用的笤帚是用黍儿最上面那截秆儿做的,有个专用名称叫“扫炕笤帚”。“炕圪棱”是指炕下的地面,一般离炕不远,你不能把屋子北头的地面也叫炕圪棱。“炕洞儿”是烧炕用的口子,平时用砖堵着,天极冷时,就通过炕洞门填入干草,引火取暖,俗称“煨炕”(在牟二黑的牟氏庄园里,炕洞都是开在窗外的,这样天冷的时候由佣人在外面煨炕,家里不熏得慌)。家里有老人的,还会准备

一个炭盆用于取暖。上世纪70年代末,黄县发现了煤矿,冬天才有了“炕炉”烧煤取暖。刚开始是暗炉,炕帮下的炕墙凹进去一块做成土炉子,烧起来只有炕暖和,后来换了生铁炉子,用一截炉筒子和炕洞连着,这样屋子也跟着暖和了。

火炕一般一年一盘,将旧炕拆除称为“打炕”,旧的大塹称为“炕洞塹”,打碎了扬到地里是很好的肥料,生产队会根据土方记工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多积肥,上级号召一年打两次炕。

在胶东人的生活里,炕不仅是睡觉的地方,还是吃饭、交际、做营生的地方,简直无所不能。女人勾花织网、缝缝补补,都要在炕上进行。扒花生种、搓苞米粒、理苞米皮,也都是一家人围坐炕上边聊边做。家里来了客人,要往炕上让,抽烟喝茶嗑瓜子,这样才不显得生分。正因为如此,你和乡下人说“得寸进尺”,绝对不如说“暖和暖和脚上炕喽”更容易理解。形容一个人善于随风转舵、见机行事,一句“缝儿猫尾巴上炕”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讽刺那些耍小聪明的人,行事不守规矩,总想讨个巧走个捷径,一句“隔儿锅台上炕”或是“越儿锅台上炕”,既形象又亲切。过去吃饭有“大饭桌儿”“小饭桌儿”,大饭桌儿也是矮腿的,要坐着小板凳和马扎吃,只是体量大一点,坐的人也多,是放在正间的。小饭桌儿也叫“炕桌儿”,个头小一点,做工也比较精细,是放在炕上吃饭用的。过去乡下上梁、结婚办酒席,主席是要摆在东屋炕上的,座次以东面为尊,西面次之,南头再次之,北边炕下放一条长凳,两人打横,负责端茶倒水伺候客人。我觉得坐在炕上喝酒才是真正喝酒的感觉,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,屁股底下是热热的火炕,桌上的小酒壶里烫着酒,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真是未饮已醺然。

过去一家一户的时候,春天生地瓜芽儿都是在炕腩上挡个畦儿,铺上沙放上地瓜芽儿。后来归到生产队了,才在室外建一个大型温床来生地瓜芽儿。温床也是模仿火炕的形制,下面烧火,上面铺沙子。

到了春天抓小鸡的时候,天气还冷,就弄一个盒子盛着小鸡,放在炕腩上,晚上伴着小鸡的啾啾声入眠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烟台故事

## 金堆山、金堆寺与金堆神钟

刘宗俊

距福山城东南7公里,门楼街道大屋村东北处有一座小山,远看呈弧堆状,产石英石,在太阳映照下金光灿灿,像一堆金子在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芒,故名金堆山。

金堆山三面环水,东南临杨家河(现俗称羊角河),西南近清洋河,两河在其西南百米处汇流,直冲山麓形成潭。东边靠山,形似半岛,面积不大,约0.5平方公里,高度约20米。

古时候,金堆山山顶有一座庙。史书记载:“五代显德时,有僧结庐于此,至宋庆历八年,僧园鉴改建成寺”,名“金堆寺”。现在寺庙已经毁弃。

关于金堆寺钟的来历,明万历版《福山县志》有记载:“金堆寺钟,万历六年(1578)造。”据传民国年间有人看到此钟在钱塘江入海处出现过,让人心生蹊跷。

关于金堆钟,还有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。从前内夹河常常闹水灾,特别是夏季,河水经常泛滥,冲垮两岸河堤,冲走两岸庄稼,甚至漫进两岸村庄。特别是金堆山这一段,因河水在这里拐了一个急弯,受灾更严重。拐弯处有个小山头,山崖被河水冲刷得陡直陡直的。天长日久,山崖边上冲出一个大湾,幽深幽深的。后来,一位福山县令为了周围百姓免遭水灾侵扰,就找来了一位风水先生看了看。风水先生让县令在山上修一座庙,用来镇住水妖。庙建好后,县令亲自为寺庙题名“金堆寺”。

在金堆寺山下的深湾里,不知什么时候住着一只老鳖精。人们有时看见它出来晒太阳,据说足有磨盘大。老鳖精经常在夜里兴风作浪,一高兴就折腾,夹河水立马就满了,冲进两岸庄稼地,附近村民对这只老鳖精是既恨又怕。

后来金堆寺里来了一个新住持,他有失眠的毛病,夜里只要一丁点响动,他就睡不踏实。为了睡觉的事,他常常生气发火。一天早上,住持发现寺院里的那口

大铜钟浑身湿漉漉的,明明天没下雨,可是钟上直滴水。住持每天早晨起早观看,天天如此。他疑虑重重,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天夜里,住持又睡不着了,索性走出屋子来到院中。这一看不要紧,他惊住了,只见朦胧的月光下,大铜钟从钟楼上直扑下来,倾斜着、旋转着直冲进湾里,与那只水中的老鳖精厮打在一起,一会儿在水中,一会儿又到了岸上,打得难解难分。忽而老鳖精把大铜钟撞翻,忽而大铜钟又把老鳖精给扣住,互有胜负,难分上下。每天从黑夜一直打到天亮,天亮后,老鳖潜入湾里,大铜钟回到寺里。住持心想:“大铜钟真是多事,你只管发出声响就行了,干嘛要多此一举,无事找事?”气急之下,他顺手抄起一个大木棒,拼命敲打大铜钟。没想到用力过猛,一棒子敲掉了大铜钟的一只耳朵。

大铜钟因掉了一只耳朵,行动不便了,当天夜里就败给了老鳖精,被老鳖精驮着顺水而下,入了大海。老鳖精也悄悄地离开了金堆寺,到别处去了。从此,夹河恢复了平静,周围百姓也不再受水灾之苦了。

过了好多年,金堆寺的住持云游到杭州,来到了香火鼎盛的灵隐寺。灵隐寺一老方丈见他来访,备茶款待。闲谈之间,方丈询问住持是从哪里来的,住持说:“金堆寺。”那方丈闻听接话说:“是山东福山金堆寺吗?”住持甚感惊奇:“俺金堆寺这么小的寺院,方丈也知道?”方丈微微一笑说:“你们寺的一只大铜钟不知为啥流落到钱塘江上,那上面明明铸着山东福山金堆寺,只可惜掉了一只耳朵。”

住持这才恍然大悟,既高兴又悔恨。高兴的是知道了大铜钟的下落,悔恨的是因自己的急躁鲁莽让大铜钟流落到了异地他乡,那是一口金堆神钟啊。这就难怪有人会看到大铜钟出现在钱塘江入海处了。